

# 《但以理书》——第三十九号

揭开预言图景：威廉·米勒的梦与末世根基真理的恢复

Jeff Pippenger

2024-01-03

我们正在探讨威廉·米勒的梦在末后的日子中的预言性应用,因为正是在那里,一切预言都得以完全应验.米勒的梦指出了通过米勒的事工所汇集而成的复临主义基础真理的发现、确立、被拒绝、被掩埋以及恢复.那些基础真理代表了在1798年被解封的真理.这些真理由乌莱河的异象所象征.米勒的梦,如《早期著作》一书所记载,是他的第二个梦;而这梦曾被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所预表,正如米勒本人也被尼布甲尼撒所预表一样.

先前的文章已经说明,尼布甲尼撒以兽心生活的“七个时期”的终结在1798年象征性地结束.随后他的国度得以恢复,而尼布甲尼撒也首次代表一个完全悔改的人.就“末时”而言,在1798年,他代表“聪明人”.我们还指出,作为巴比伦的第一位王,尼布甲尼撒所受“七个时期”的审判,预表了巴比伦末代王伯沙撒所受的二千五百二十(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的审判.

“对巴比伦的末代统治者,正如在预表上对其第一位一样,那位神圣的守望者的判语已经临到了他:‘王啊,……这话是指着你说的;你的国从你离开了.’但以理书4:31.”  
先知与君王,533.

怀爱伦称伯沙撒在其受审之时为“愚昧的王”.到了尼布甲尼撒受审之时的末了,他则被视为“智慧的王”,因为他从“七个时候”的审判中得了益处;而伯沙撒虽知这段历史,却拒绝受益.

然而,伯沙撒对娱乐和自我炫耀的喜爱,抹去了他本不该忘记的教训;他所犯的罪,与那些曾使尼布甲尼撒遭受严厉审判的罪相似.他浪费了恩典所赐给他的机会,没有利用近在手边的机会去认识真理.“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一问题被这位伟大却愚昧的王置之不理.《圣经回声》,1898年4月25日.

尼布甲尼撒是1798年“智慧人”的象征,他们明白末时知识的增长.

他那狂傲的夸口话尚未出口,天上便有声音告诉他:上帝所指定的审判时刻已经到了.转瞬之间,他的理智被夺去,成了如同兽类.他就这样被降卑了七年.到了这段时期的末了,他的理智恢复了;于是他谦卑地仰望天上的至大上帝,承认这次惩戒出于上帝的手,又被恢复到他的王位.

在一次公开的宣告中,尼布甲尼撒王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承认他得以复位是出于上帝的大怜悯.据神圣历史的记载,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评论与先驱》,1881年2月1日.

在尼布甲尼撒的“七期”结束时,他发表了公开的宣告,其中包含公开的认罪.米勒作为尼布甲尼撒的预表,象征1798年的“智慧人”,他们明白在末时知识的增长.他们二人都做了两个梦,而各自的第二个梦都以象征性的方式指明“七期”.先前的文章已经表明,“七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1798年,尼布甲尼撒由骄傲的光景转入智慧人的光景,其中包括他公开的承认.1798年也是圣经预言中第五与第六个王国之间的过渡点.这一年还标志着第一位天使的到来,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因为关于将临审判的警告,在圣经预言的第五个王国受了致命伤之前,尚无法发出.

这信息本身指明了这场运动将在何时发生.它被宣称为“永远的福音”的一部分,并且宣告审判的开启.救恩的信息在历世历代都被传讲,但这信息是福音中的一部分,却只能在末后的日子被宣告,因为只有那时,“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话才为真.诸预言呈现了一连串的事件,引向审判的开启.这在《但以理书》中尤为明显.然而,他关于末后日子的那部分预言,但以理奉命将其封闭,“直到末时”.直到我们来到这个时候,才能根据这些预言的应验宣告有关审判的信息.然而到了末时,先知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书12:4.

使徒保罗警告教会,不要期待在他那个时代就看到基督的再来.他说:“那日子绝不会来到,除非先有离道叛教的事,并且那不法之人显露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 2:3)只有在大叛教之后,并且在“那不法之人”长期掌权的时期过去之后,我们才能盼望主的再临.这个“那不法之人”,也被称为“不法的奥秘”、“沉沦之子”和“那不法者”,代表着教皇制度;按预言,它要维持其至高的权势达一千二百六十年.这一时期在1798年结束.在那之前,基督的再来不可能发生.保罗这番告诫涵盖了整个基督教时代,直到1798年.正是在那之后,才应当宣讲基督再临的信息.

“过去的各个时代从未传过这样的信息.正如我们所见,保罗并未宣讲它;他把弟兄们的目光指向当时仍十分遥远的将来,等候主的降临.宗教改革者也没有宣告它.马丁·路德把审判定在他所处时代约三百年之后.但自1798年以来,《但以理书》已被开启,对预言的认识不断增长,许多人宣告了庄严的信息:审判临近.”《大争战》,356页.

1798年,救恩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新时代发出了警告,指出1844年将开始另一个时代.在那次时代更替之时,一扇门要关闭,另一扇门要打开.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那位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的,说: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已经把一扇敞开的门摆在你面前,没有人能把它关上;因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仍然持守了我的道,也没有否认我的名. 启示录 3:7、8.

一扇门的开启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在1798年,随着第一次忿怒的结束,发生了国度和信息的时代更替;其成就的时间从公元前723年延续到1798年.同样,在1844年,随着最后的忿怒结束,又发生了一次时代更替;其成就的时间从公元前677年延续到1844年.1798年,警告审判将临的第一位天使信息的时代来到.在“末时”,当“门”向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内部阶段开启,并且外部从海兽到地兽发生时代更替之时,尼布甲尼撒和米勒都被表为“智慧人”.1844年10月22日,通向至圣所的门开启时,第一位天使信息的时代得以应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时代和调查审判随之来到.

米勒的第二个梦开始于1798年一扇门被打开之时,并结束于为宣告“午夜呼声”信息而复活的“两位见证人”的过渡时期,当一扇门被打开之时.在预言上,尼布甲尼撒与米勒都代表了1798年从海兽的国度向地兽的国度的过渡.他们也都代表了对1844年查案审判临近与到来的宣告.1798年和1844年,标志着上帝按照利未记二十六章所陈明、历经“七倍”时期施于祂

子民的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忿怒”的结束。自1798年至1844年的四十六年，象征属灵的殿的建造，1844年10月22日，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这殿之时，基督从圣所转入至圣所。

1798年与1844年标志着由“七倍”所指示的多次转变。1856年，米勒派非拉铁非时期的复临运动转入米勒派老底嘉时期的复临运动，这一转变也以对“七倍”的认识增加为标志；而这种认识随后在1863年被弃绝。1798年，人们对《但以理书》的认识有所增加，其中包括《利未记》二十六章中同样的“七倍”，而这将在米勒派非拉铁非时期复临运动结束时被弃绝。

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从非拉铁非转到老底嘉的过渡，由1856年至1863年的七年所代表。老底嘉的信息于1856年来到，在随后的七年里，那已被开启的“七次”的新光带来了一个三步骤的考验过程，而复临运动在1863年未能通过。关于“七次”的这道亮光，被给予七年时间，要么被接受，要么被拒绝。米勒派非拉铁非复临运动向米勒派老底嘉复临运动的过渡，预表了末后次序的反转，即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嘉运动向第三位天使的非拉铁非运动的过渡。

以赛亚的六十五年预言，标志着神对以色列北国而后南国的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忿怒的开始。

因为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汛；在六十五年之内，以法莲必被打碎，不再成为一民。以赛亚书 7:8

以赛亚关于六十五年的预言是在公元前742年给出的，并且在六十五年之内北国将不复存在。自公元前742年起十九年后，即公元前723年，北国被亚述掳去为奴。到这六十五年结束时，南国的忿怒开始于公元前677年，当时玛拿西被巴比伦人掳走。因而，这六十五年表示从北国首次被掳的十九年时期开始，然后再过四十六年，直到玛拿西被掳为止。

那些预言分别在1798年、1844年和1863年得到应验。1798年，随着第一位天使的到来，救恩信息发生了内部转变，圣经预言中的诸国度也发生了外在转变。1844年，随着第三位天使的到来，圣所之门被关闭，查案审判开始，救恩信息发生了内部转变。1863年，发生了一次外在的变化：地上那兽的两只角分化为两类。

共和主义的角分裂成了两个政党，它们从那时起主导了地兽的历史。新教的角也分裂成两种背道的表现：一派自称为新教徒，宣称遵守第七日安息日；另一派也自称为新教徒，却坚持以星期日为他们所选择的敬拜之日。

在那段历史中，从黑暗时代出来的新教的角，从1840年8月11日到1844年10月22日受到了考验，但在考验中失败，并从守星期日的教徒转变为守星期日的背道新教徒。

在1844年被确立并辨识出来的真正新教之角的历史中，1856年至1863年间经历了一段考验期。随后，这真正守安息日的新教之角发生了两方面的转变：既从非拉铁非转入老底嘉，也从真正守安息日的新教子民转移到守安息日的背道新教之角。“七次”与1798年、1844年、1856年和1863年相关联。“七次”是一个与转折点相关的象征，这一真理由多个见证所确立。

1798年，人们对“七次”的认识有所增长，因为米勒所发现的第一个时间预言正是这一真理。到了1863年，这一真理已被弃绝，从而标志着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载预言之六十五年结束阶段的完成。

完整的二千五百二十年预言，在起点和终点都各有一个六十五年的跨度，呈反像、镜像般的方式。在结尾六十五年的开端（1798年），其被公元前742年、预言赐下时的开头六十五年的开

端所预表;那时关于“七次”的知识有所增长,“聪明的”米勒派领悟并宣告了它.到了结尾六十五年的末了(1863年),关于同一真理又有一次知识的增长,但最终被真正新教之角中新近加冕的“祭司”所拒绝.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既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西阿书 4:6.

当《但以理书》被解封时,知识的增多与“七个时期”相联系,因此,“七个时期”不仅象征着一个转折点,也象征着预言信息的解封.

2020年7月18日,随着第一次的失望,又一次转变开始了;这开启了“耽延时期”,并标志着《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两位见证人陈尸在那座被称为所多玛和埃及的大城街上的三天半的开始.

2020年7月18日,标志着象征性的三天半(“七期”)的开始,这一点已在1856年至1863年的历史中得到体现.两个时期都是“七期”的象征.两个时期都标志着一次时代的更替(一次转变).两个时期都代表与“七期”相关的知识的增长.

正是在从巴比伦帝国过渡到玛代波斯帝国的时期,但以理祷告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祷告,因此把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祷告视为末后日子过渡的路标.在米勒的梦中,在“分散”一词七次出现的末尾,米勒既哭泣又祷告.这哭泣标志着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位拿刷子清扫尘土的人)解开那被封住的信息之时.

米勒的祷告标志着但以理那与“七次”相关的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祷告,并且发生在米勒的梦中门和窗被打开的时候.但是,九章中但以理的祷告也与二章中但以理的祷告相一致;它也与尼布甲尼撒在其“七次”结束时的认罪祷告相一致.

因此,米勒的祷告由《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祷告所代表;那是一则公开的认罪祷告,也是为求启封最后一个预言奥秘的祷告,因为一切预言都指向末后的日子.因此,《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奥秘代表最后一个将被启封的奥秘.米勒在梦中的祷告,是对发生在他房间里那些宝石所遭遇的可憎之事所发出的焦虑与义愤之祷告.他的焦虑由《以西结书》第九章中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期间叹息哭号之人所说明.

米勒目睹真理被伪教义逐步掩埋,最终发展到连那只匣子(即圣经本身)也被毁坏的地步.米勒的匣子的毁坏发生在复临主义的第三代,当时有一场有目的的运动,要搁置《钦定版圣经》,改用现代的、以天主教为基础且被篡改的圣经译本.

米勒哭了,然后祷告,立刻一扇门打开,众人都离开了.随后,那位拿扫帚的人(犹大支派的狮子)走了进来,打开窗户,开始清扫.接着,米勒表达了他对散落宝石的担忧,那位拿扫帚的人保证他会照看这些宝石.在这位拿扫帚之人忙于清扫之际,米勒闭目片刻;当他再睁开眼睛时,垃圾已经不见了.宝石散落在房间各处,于是那位拿扫帚的人把较大的匣子放在桌上,收拢宝石并把它们投进匣子里,说:“来看看吧.”

“来看看”这一表述象征着某个真理刚刚被揭开封印.向米勒揭开的那项真理是最终的真理,因为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在“呼喊”中唤醒米勒,而这“呼喊”代表着“大呼喊”.在米勒派的历史中,米勒是最后一个领受“午夜呼喊”信息的人;就在梦中唤醒他的那声呼喊之前,他曾短暂地闭上了眼睛.圣经中唯一同时提到“一瞬间”和“眼睛”的经文,所指的就是第一次复活.

看哪,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因为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哥林多前书 15:51-53。

在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嘉运动过渡到第三位天使的非拉铁非运动的历史中,如启示录第十一章所描绘的,米勒代表了接受“午夜呼声”信息的聪明童女中的最后一位,最先接受这信息的是那些最属灵的人。

这就是“午夜呼声”,它将赋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以能力,天使从天上被差遣,唤醒灰心的圣徒,预备他们去从事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工作。最有才干的人并不是首先接受这信息的。天使被差遣到那些谦卑、献身的人那里,感动他们发出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祂!”蒙托付这呼声的人赶紧行动,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这信息,唤醒他们灰心的弟兄。这工作并不是立在人类的智慧和学问上,乃是立在上帝的大能上;凡听见这呼声的祂的圣徒都无法抗拒。最属灵的人首先接受了这信息,而那些先前在这工作上带头的人却是最后才接受,并来帮助壮大这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祂!”《早期著作》,第238页。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那象征性的三天半结束之时,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所预表的两则信息中的第一则被宣告。第一则信息使那些死去并且分散的枯骨聚集起来,但它们仍然是死的。这信息是由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所发出,因此表明以西结的信息开始于那象征性的三天半尚未结束之前。那三天半代表一个“旷野”,而这信息正是从这“旷野”中被宣告出来。“旷野”也象征“七次”,它标志着一个过渡和一次封印的开启,并由此引入一个试炼的过程。

信息是渐进地发展、也被渐进地接受的,这一点在米勒派历史中的“半夜呼声”上得到了体现。最属灵的人最先领受那“旷野呼喊的声音”的信息,而复临运动的历史学家则指出,在1844年10月22日的前几天,威廉·米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米勒见证他终于明白并接受了塞缪尔·斯诺所传的“半夜呼声”的信息。

亲爱的海姆斯弟兄:我在第七个月里看见了我从未见过的荣耀。虽然主在一年半以前就向我显明了第七个月的预表含义,但我并未领会这些预表的力量。如今,愿主的名被称颂,我在圣经中看见了美好、和谐与一致,这是我久已祈求的,却直到今天才看见。我的心哪,要感谢主。愿斯诺弟兄、斯托尔斯弟兄及其他人,因他们作了开启我眼目的器皿而蒙福。我快到家了。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威廉·米勒,《时代的征兆》,1844年10月16日。

在米勒的梦所描绘的“半夜呼声”历史重演之时,米勒闭上了眼睛片刻。于是,“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因为号角要响,死人要复活。”在米勒的梦中,他象征着最后接受“半夜呼声”信息的人,正如在他自己的经历中那样。他所代表的是那些最终在那位拿扫帚的人把散落的宝石收拢起来并投进更大的宝匣之前,才接受这信息的人。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最后接受以西结第二道信息的人——也就是伊斯兰四风的信息,同时也是盖印的信息——正是在七号中的末次号角吹响之前这样做;那末次号角就是“第三样祸灾”的号角。“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因为号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哥林多前书15:52)

这段经文指出的是在第二次降临时发生的头一次复活,但在《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说的大地震的“那一小时”也有一次枯骨(两个见证人)的复活。在那场地震的“那一小时”里,七号中的末号吹响,街上那些已经死去的见证人被使复活,不是成为老底嘉人,而是成为非拉铁非人;

因为在第三样祸灾的号声时,这两个见证人已经受了印,并变为不朽不坏,他们将不再犯罪.米勒代表最后一批领受使两个见证人复活之信息的人;这信息就是伊斯兰的“四风”信息,也是封印的信息.

那号角的声音使散落在所多玛和埃及街上的最后那些枯干骸骨复活.米勒目睹真理被伪教义逐步埋葬.最终,米勒哭了,这标志着揭封工作将要开始,因为揭封是一项渐进的工作.那次揭封开始于三天半的结束阶段.

米勒哭泣之后,那位有权柄解封那本被封住的书卷的人在叙事中登场.在米勒的梦中,那就是拿着除尘刷的人.随后米勒祷告,立刻有一扇门开了,这标志着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嘉运动将要转入第三位天使的非拉铁非运动的转折点.他的祷告是《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祷告,是为明白最终预言奥秘的祷告,并对那场使两位见证人经历三天半的叛逆作公开认罪;这正是《以西结书》第九章中受盖印之人的祷告.

祈祷之后,基督(那位拿着尘刷的人)走了进来,开始清理这间屋子.在尘刷之人的清理工作结束时,米勒微闭双眼片刻,意识到那段为死枯骨所定的复活时期已经结束.随后,尘刷之人把米勒房间里散落的珠宝收拢起来,装进一个新的、更大的宝匣,放在米勒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同时,两位见证人被高举为旌旗.作为这面旌旗,他们便呼召仍在巴比伦中的神的其余群羊,“来看看”那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刚刚投入那只新的、更大的宝匣中的信息.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开始考察乌莱河的异象,作为1798年被解封的《但以理书》中那些真理的象征.为此我们已预先提出了几个参照点.第一,米勒派的信息在其发展阶段是完美的,但并不完整.它被置于两个(而非三个)荒凉的权势的框架之中.第二,当米勒的梦指认基础真理的最终复原时,这些基础真理便比其原有的荣耀“明亮十倍”.第三,第一位天使的运动(米勒派运动)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会被重复,但带有几个重要的限定.米勒派作为一个象征,是非拉铁非人;他们是一个悔改的尼布甲尼撒,但最终却不幸地在1863年“重建了耶利哥”.

第三位天使运动起初像老底嘉人一样,需要悔改,但他们最终会参与对耶利哥的最终毁灭(末世的耶利哥).

救主并不是来废除先祖和先知所说的话;因为祂自己正是借着这些代表性的人物说话的.神话语的一切真理都出于祂.只是这些无价的宝石却被安置在错误的宝座中;它们宝贵的光辉竟被用来服务于谬误.神愿意把它们从错误的宝座中取出,重新安放在真理的框架之内.这项工作唯有神圣之手才能成就.由于与谬误相连,真理竟一直在为神和人的仇敌的事业效力.基督来,是要把它放在能荣耀神并成就人类救恩的位置上.《世代的渴望》,287.